

是咁的，我禁錮了我的女神

作者: 3.1415

Powered by [紙言](#)

α1 - 12/7/2017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是咁的，我禁錮了我的女神。

我知道我不應該去禁錮她，可是我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得到她了。在別人的眼中，我是一個傻子吧。即使如此，我仍想她留在我的身邊。

我不知道我們還有多少的時間，但是我希望多抓緊一分一秒，與她相處。

她好像一個死人一樣，呆呆的望著我。沒有血色的皮膚，沒有表情的臉孔，沒有眼神的瞳孔，她根本已經死了。

我拿著午餐肉，打算塞進她的口中。

她卻張開口，想要咬我。

我本能的避開了，午餐肉掉在地上，而她像狗一樣把午餐肉塞入口中。短短幾秒間已把午餐肉吞進肚裡，然後繼續望著我 - -

想要把我吃掉。

她張開那快要腐爛的口，眼球瞬間掉了下來，然後伸出那血肉模糊的手，想要把我吃掉。

我又再一次崩潰了。

β1 - 10/5/2017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日

像我這樣的一個毒男，其實是不適宜與其他人談戀愛的。失敗這一個詞語，簡直就像是為了形容我而存在的。我的一生就有失敗兩個詞語，朋友也沒有多個，學識也沒有。幾年之前的公開試我考了多少分呢？我忘記了，好像只有兩、三分。考試失敗，然後又被豬朋狗友騙去創業，把家人的錢都敗光了。豬朋狗友騙去了我的錢，固之然就消失了，家人、其他朋友更視我為垃圾。

如你所見，我就是一個失敗的人。有時我在想為甚麼我仍在生存，仍不去自殺呢？

直至，我遇見了她，唯一一個不把我當成垃圾的人。

事緣是我在家中宅了太久，家母看不過眼，說我二十多歲卻在家中遊手好閒，於是乎逼我出去找份工作。於是，我隨便的找了份便利店工作過活。人工當然就不高了，反正我的目標不是賺錢，而是讓家母閉嘴。

如同垃圾一樣的我，可以勝任便利店的工作嗎？當然不可能了。

「我屌你老母，卡碧呀屌你，你比呢包煙我做乜鳩呀！煙都未搵識分，就咪學人獻世啦！我屌你老母！曬搵晒我啲時間！」

眼前的一位大孀似乎以為自己聲量大，說話多帶幾句粗口，便可以令自己的氣勢變強，其他人以為怕了她。可惜她那肥料的身形令她霸氣盡失。

我笑了。

「你笑乜搵野呀！快啲拎黎呀！」

「Sor.....Sorry.....」

「唔係呢包呀我屌你老母！係咪連英文都唔搵識睇呀！」

「Sor.....」

「Sorry大鳩晒呀？識得講Sorry不如背晒啲煙先啦仆你個街！」

我同事Jasmine看不過眼，走過來幫我解場。送走了大孀後，用如同望著垃圾一樣的眼神看著我。明明比我還要年輕，應該只是剛考完DSE就來當暑期工，卻把我這個前輩當成垃圾。

「唔該.....」我笑著跟她說。

「嗯。」她搖著頭，走開了。

我活著還真是抱歉。好想去自殺。

「喂！果一包先係卡碧呀！」一個女生走過來提點我。

這裡是一間酒店區的便利店，可是眼前卻出現了一個與酒店格格不入的女生，附近完全沒有學校、住宅，她卻穿著校服。十七、八歲左右的她留著長髮，化著不太濃厚的妝，對著我微笑。

「做咩眼甘甘咁望住我呀？做咩呀？覺得我太靚？鐘意左我？」女生笑著問我。

「呀.....唔係.....」

「哈哈，講笑咋。咁就.....卡碧呀唔該！記唔記得邊隻係卡碧？」

「吓.....？」

「做咩呀！Alan哥！咁快唔記得？」

「你點知我叫Alan.....」

「你望下你個名牌！」

「呀.....係嗰.....」

「哈，你都幾搞笑架嗰！」

「哈哈.....」

「所以呢，卡 - 碧。」

我再一次打量這一位女生，穿著校服，不過十七歲左右的樣子。

「身.....身份證.....」

「喂呀！乜你咁架！趁人少少唔覺既~」

「但係.....」

「但咩係呀，你唔講我唔講無人知既。」

「哦.....」

於是乎，我把煙遞上。

她留下一個微笑，便離開了。究竟有多久，我沒有見過有人對著我微笑呢？忘了。我只知道.....

像我這樣的一個毒男，其實是不適宜與任何人戀愛的。

α2 - 13/7/2017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喪屍潮。

就似是電影一樣，喪屍潮無緣無故突然於七月上旬爆發了。我不知道其他國家的情況，只知道香港完全已經淪陷了。

可能已經是世界末日了，不過對於我這樣的一個人來說，世界末日也沒有關係。

便利店的資源十分充足，最奇怪的是還有水還有電，如果牆上沒有血跡，根本看不出喪屍潮已經爆發。我把整座便利店的出入口都用貨架堵上，沒有人能進來。整間便利店只有兩個人，我和她，也許是整個世界只餘下兩個人，是亞當與夏娃。

我只能與她對望。她究竟叫甚麼名字呢？到了這一刻，我才發現我不知道她叫甚麼名字，原來一直以來我都沒有問過她這個問題。可惜的是，現在也問不了，以後也不會知道她的名字了。

她已經變成了喪屍，沒救了，我真是傻，為甚麼要去救她？

從前安全的日子，我總是期待喪屍潮爆發，因為這樣的話，我手持午餐肉就有女朋友了。現在，喪屍潮爆發了，我也有大量的午餐肉，可是為何我得不到你呢？

為甚麼我還在留著她，只要用力的打擊她的頭部，她便解脫了；可是，情感上在告訴我，我下不了手殺她，我只想留她在我的身邊，對了，她還沒死，她只是變了喪屍，她還有救.....吧.....

從前覺得喪屍遊戲好玩，只是我想不到當喪屍出現的時候是這麼的恐怖呢。

望著一個又一個人的被咬，熟悉的人們慢慢的變成了喪屍。尖叫、發狂、痛哭，望著曾經是人的他們在發瘋，變成了喪屍，最後失了去叫聲、哭泣聲，變成了一具又一具、雙眼失神的屍體；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

現在的我，能苟且偷生，是因為我拋棄了其他人。踏在其他人的屍體上，才能和她一起走到這一步。我這一條命，是用其他人換回來的。內疚感？沒有。反正對我來說，其他人都是人渣來的。

不對，我才是人渣。

我想死.....只要走過去被她咬一咬，我便可以與她殉情了。

可是，我做不了，因為我是一個膽小鬼，是一個人渣。

β2 - 17/5/2017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我和她的關係，就連是娘娘與兵都談不上，甚至連朋友都不是。我與她，就只是一個普通的售貨員與顧客的關係，就連她的名字，我都不知道。當我回過神來的時候，我已經喜歡上她了。

每一天，我上班的意義，不對，是生存的意義就是為了見她一臉。沒有朋友的我，從來都不敢奢望能拍一次拖。大概和她多說一點話，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明明這裡附近只有酒店，為甚麼大清早總是能見到穿著校服的你呢？

「卡碧，唔該。」她笑著說。

「知道。」我也笑著回答。

「都係你至抵錫，得你會賣比我。」

「係咩，哈哈.....」

今天，她又出現了。不管如何，能和她說說話，我已經滿足了，反正只有她會當我是人來看待。

其他人，就只會利用我罷了。

就像是Jasmine，平時完全不會和我說話，還會用鄙視的眼神來望我；昨天卻說有要事，要我代替她上夜班。她明知我不懂得拒絕別人，她利用著我這一點。

我很討厭那一種人。

無奈的我，只可以答應下來了。

你在恥笑我嗎？恥笑著我沒用？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來恥笑我吧。

晚上。

身心都已經疲勞的我努力的不讓自己睡著。晚上的便利店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發生，就似是白天一樣。

只是，我又再看見她了，又見到那個女生。

和白天一樣，她身穿著校服，不同的是現在已經是深夜了。最奇怪的一點是，她手拖著一個中年男人，大概是她的父親來吧，在門外有說有笑。

她的父親笑了笑，放開了她的手，留了她自己一個人站在外面，獨自一人走進店內。

「唔該。」父親很有禮貌的說。

是安全套。

然後，我目送著她和那個男人離開。

α3 - 14/7/2017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

喪屍不只吃人肉，還會吃所有的肉類。我用午餐肉來餵飼她，效果似乎不俗。她吃下了午餐肉後，沒有露出滿足的眼神，反之繼續如常一樣的望著我，不過我已經知道她吃飽了。

她有時候會嘗試伸出雙手，希望抓住我來吃，有時候則累了，趴地在上動也動。

我在想，我好像是在養寵物似的。這樣的世界也不壞嘛。

但是，你還依然是你嗎？變成了喪屍的你，還會是你嗎？抑或是只係一隻行屍走肉的動物來？你還會溫柔的對待我嗎？

不要緊，即是你變成了喪屍，我還會好好的守護你的，畢竟我喜歡著你嘛。

她伸了伸懶腰，然後伏在地上不動，雙眼也閉上了。睡著了嗎？喪屍也會睡覺的嗎？真是可愛。

就似是貓咪一樣的呢，很可愛嘛，根本看不出是喪屍。

這樣的生活，也不錯的呢。

可是，我想哭。

我想要不是這樣的你，而是那個一直願意把我這一種垃圾當成人類看待的你。為甚麼會變成這樣，為甚麼會有喪屍潮呀？為甚麼呀？

大概是被我的動作嚇醒了，她起了來，然後目不轉睛的望我，沒有笑容，也沒有流淚，只是機械人似的望著我。

沒有錯，多得喪屍潮，我才會有這樣和你在一起的時間.....可是，我還是想要身為人類的你，而不是一隻喪屍呀！

她好像聽得懂我的說話，慢慢爬過來。

我想要伸出手撫摸她的臉蛋，可是我知道她是喪屍。

正如我所料，她想撲過來咬我，卻被我避開了。

β3 - 18/5/2017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佢？一睇就知啦，係雞黎。」

白天時間，Jasmine跟我說。

我望著她，沒有說話，沒有否認這個事實。的而且確，大半夜身穿校服、帶著一個中年男人、買安全套，事實就已經擺在眼前了，難以去否認這一個事實。即使如此，我也不願意去相信她是那一種人，在我眼中，她不可能是這樣的人。

「係.....係呀.....」我笑著回答。

為甚麼我不去反駁Jasmine呢？我連反駁Jasmine，為她辯護也做不到嗎？

說到底，我有多了解她呢？對於她的事，我一無所知。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一個怎樣的人，再說即使是雞.....是在援交，也一定有她自己的理由的，一定是因為家境清貧才出來幫補家計，一定是為左生活.....沒錯，一定是這樣。

再說，援交又有甚麼問題？職業可是無分貴賤，援交那又如何？我還是喜歡她，不可以嗎？

我發覺這樣的自己真的十分之難看，明明自己完全不知道她是一個怎樣的人，甚至乎她可能不知道我這個人，而我卻總是在找地方為她辯護。

「真係唔明點解你地啲男人會搵呢D臭雞，你地唔覺得好核突架咩？」Jasmine繼續說。

真是忍無可忍，你才是臭雞吧！至少她沒有看不起我！我很想大聲的罵Jasmine，可是我沒有說出口。

「係囉.....哈哈.....」我只能以笑附和。

如果我有勇氣還擊，我就不會站在這裡被Jasmine看不起了。我發覺自己真是很沒用，明明一心在為她辯護，卻不敢說出口。

我很害怕Jasmine，害怕著其他人。

所以說，如果全世界都變成了喪屍，那就多好了。

α4 - 15/7/2017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今天來了兩位客人。

一個中年外國籍白人男人帶著一個小女孩來到到便利店。他一身都是鮮血，身穿著疑似特種部隊的裝備，渾身都是鮮血。中年男人沒有左手，大概與喪屍戰鬥的時候失去的，只做了些簡單的包紮。

小女孩則只是一個普通的金髮女孩，手上抱著一個洋娃娃，沒有甚麼特別。

「喪屍？」出乎意料的，男人會說粵語。男人拿出了一把手槍，指向我身後的她。

我不知那來的勇氣，站出來，阻止了男人。

「佢係你女朋友？」男人放低左枝手槍，拎起左枝煙黎食，看起來瞬間了解了狀況。

女朋友.....

「無錯。」

「佢已經變左喪屍，我勸你都係殺左佢啦。」

「無呢個必要。」

「你關左佢係呢到咁又點，又做到啲咩？」

「.....起碼，我可以同佢繼續係埋一齊.....」

「吓？你知唔知你自己真係好核突，你真係好肉酸。」

男人坐了下來，拿起了便利店的三文治來吃，大概打算把這裡當成基地了吧。

「我姑且咁問，你關住佢，佢唔會走到出黎咬我地，我既意思係，呢到安全嘛？」佢好認真咁望住我。

這個男人把我的家當成了甚麼，打算沒問過我就搶去我和她的安樂窩嗎？

「安全.....」我卻只能這樣的回答。

男人繼續吃三文治，沒有回答我。然後，像是突然記起了甚麼，跟我說：

「我地，可能係呢個世界上最後既人類，我地呢三個人。」

「哦.....」

「你唔問我出面發生緊咩事？」

「我唔想知。」

我不想知道，外界發生甚麼事都與我無關。我只想你們滾出去，不要當打擾我和她之間的空間。我回頭一望，望向被關著的她，她坐在地上與我雙目對視，令人憐憫的眼神。你也想把他們趕出去吧，對吧。

「你.....真係好奇怪，你比喪屍咬左？」男人問。

「無。」

「定係，你已經癡左線？係呢個世界，人類既話得番兩種，一種係好似我咁掙扎求存，另一種係好似係咁，已經癡左線。」

還有第三種，我望向後方的她，她也是人類啊！

「你唔反駁？」

「我認，我的確係癡線既。」

男人放下了手上的動作，凝視著我。

「我叫Anderson，佢係我個女，叫Genie。」

「我叫Alan」

「咁佢呢？」Anderson問我。

然後，我沒有回答。

β4 - 19/5/2017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和前天一樣都是上夜班。

我一直都以為那一天是我眼花看錯了，一直都不願意去相信這一個事實。可是，今天晚上，我又看見了她。

身穿校服的她走進了便利店，與我對望。她顯得有點錯愕，然後對我微笑。

「做咩今朝見完你，依家又見到你既？你仲未收工？咁慘呀？」她說。

「係呀……」我陪笑道。

我想不到她還有甚麼的理由，穿著校服走進酒店區內。她難道真的是在援交嗎？我想親口去問她這一個問題，可是我問不了。正常也不會問得到吧，怎樣去問一個陌生女孩你是不是在做援交？

可是，我一直都在意著這一點，我很在意這一個女生。

夜深時份，整間便利店只有我和她兩個人。

「啊，好肚餓啊。」她隨便的亂叫，拿起杯麵走過來結帳。

你是雞嗎？我差點問了這個問題，我的常理阻止了我。

她是不是在做援交又有甚麼問題呢？我只是喜歡著她，即使她是妓女那又如何？

她至今被多少個男人上過呢？只要有錢，任誰都可以嗎？那麼，我也可以嗎？

「喂，你發咩牛豆啊？你都肚餓？」

「啊，SORRY。」

「哈哈，你真係好好笑。仲要多包煙，唔該你。」

「哦……」

「係得你先會賣煙比我架咋，如果係另外個一個女仔，一定唔會賣比我。」她無奈的嘆氣。

「你同佢關係好差？」

「係呀。」她笑了一笑，然後閉上了嘴。

她的嘴唇，又被多少個男人親過了呢？她的身體又被多少過男人摸過呢？我一直阻止不了我的腦袋思考這些問題。大概，就連遞錢給我的雙手，剛才沾滿著精液了吧，一身都有著男人的味道吧。

很噁心，但我卻喜歡著她。

「走啦，BYE。」她提著膠袋離開。

「你今日唔買安全套？」我突然張開口問。

糟了！我在問甚麼？我說了甚麼出口啊？會被她討厭嗎？

她轉過頭來望著我，目無表情，然後又再微笑。

「BYEBYE。」

α5 - 16/7/2017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六日

Anderson與Genie依然留在便利店中沒有其他的活動，而我和她沒有理會他們。對於她的事，Anderson似乎不大興趣，亦沒有打算干預我們，只是間中會望向我們。

Genie是Anderson的女兒，情況則較為特殊。她一直抱著洋娃娃，與洋娃娃說話並稱呼它為媽媽，不時又問Anderson為甚麼不用去上學。Anderson基本上只是支吾以對，都沒有怎樣去理會Genie。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我也不想去深究了。只是覺得Genie有點可憐，不對，Anderson也更加可憐吧。我不知道他們究竟經歷了甚麼，也不敢去問他們。儘管覺得他們的情況可憐，我也希望他們能離開，拜託不要再打擾我們的空間了。

我的確是很自私，自私得想要把他們趕出去，自私得想要留著她在這裡，對她來說，直接殺了她更痛快吧，對她更好吧。

但正因為我是自私的人，我才能活在這裡，你知道我為了生存，做了多少骯髒的事情嗎？只有卑鄙的人，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你不會怪我吧。我又用午餐肉去餵她，她又想咬我，我又縮手了。已經不覺得害怕了，已經不再怕她咬到我了，大概是因為這個步驟重複太多次了，已經麻目了。

可是，要是你能活著，真真正正的作為一個人類而活著，那就更好了。

「你想唔想去救番佢？」Anderson突然開口問我。

「想。」

「有藥，可以救佢。」

我望著Anderson，他不像是說謊。

「本來想搵多啲人去，或者搵個可靠既拍擋，不過睇怕都無可能啦。」

「……」

「對面酒店似乎有藥。」

「哦。」

「一般黎講酒店或者啲大型既重要建築物都會有藥，可以救返變左喪屍既人。」

「哦。」

「你唔問我點解係咁？」

「你想我幫你手？」

「係。不過酒店入面一定會有更加多既喪屍，一定危險過街上面好多。」

「哦。我會去。」

Anderson望著我，變得沉默起來。

「如果唔係無左隻手，我應該會自己一個人去。」

Anderson從隨身行李中，交給了我一把手槍。

「我.....殺唔到人。」我講。

「好簡單姐，拉開個安全制，對住目標，開槍，就係咁簡單。」

「但係我真係.....」

佢吸左一啖煙，然後講：

「唔緊要，有時候槍唔單止可以幫你殺人，仲可以令到你解脫。」

β5 - 20/5/2017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日

今天沒有見過她，所以沒有甚麼心情寫日記。

今天去問過Jasmine，為甚麼會討厭她，Jasmine只是一臉不耐煩的說為甚麼會喜歡她，然後勸我小心她。果然我與Jasmine是相處不來的，我實在十分的討厭Jasmine。

今天沒有甚麼重要的事情發生。只是便利店的一座貨架被一個客人撞倒了，店長和Jasmine都在抱怨這些陳年貨架何時才能換過新的，這些歷史遺物應該壞了，只要輕輕一推便會倒塌下來。

α6 - 17/7/2017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今天的日記不是寫在晚上。

趁著白天時間，我和Anderson、Genie進入了酒店，找解藥。之所以帶著Genie，是因為Anderson不希望Genie留在便利店，和「她」一起留在便利店。

失敗了。

現在的我正和Genie縮在一個角落中，Anderson出去了引開喪屍，生死未卜。

失敗了。

不知道我能不能活過今天，所以現在趁著還沒死去，我在寫日記。

先說明一下情況。

我們進入了酒店，開頭很順利，Anderson解決了低層的數隻喪屍。可是愈高樓層喪屍愈多，我們只能躲進後樓梯中。

失敗了。

我很害怕，救救我。

Anderson告訴我他找解藥是為了救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在Anderson、Genie的眼前變成了喪屍，Anderson掙扎過後沒有殺死他的妻子，反而帶著Genie逃走。Genie目睹母親變成了喪屍，對她來說打擊太大，於是不願接受這個現實，認為她手中抱著洋娃娃是她的母親。

Genie在和洋娃娃對話。是個瘋了的小女孩呢，但我和她又有甚麼分別？

為了讓我們逃走，Anderson去了引開喪屍，要我帶同Genie一起逃回便利店。Anderson要我救他的女兒，他已經打算放棄了吧，所以才衝出去自殺的吧。Anderson求我，要我保護他的女兒，這是Anderson的最後心願。

可是，已經沒有去路了，樓梯下都佈滿著喪屍，根本逃不了。可幸的是，喪屍沒有發現我們，於是我只能在這裡寫日記，不，是遺言。

我只是想要救回她，我還不想死.....最少也要跟她死在一起，或是死在她手上啊！

希望撿到這一本日記的人，我不奢求你能照顧便利店中的她，最少不要殺死她。這是我臨終前的願望。

β6 - 21/5/2017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晚上時份，只有我一個人守在便利店。不知為何，有不少身穿禮裝的年輕男女光顧，忙碌得想死。

不喜歡這一種感覺，總覺得有甚麼不好的事情要發生。

「佢真係好厚臉皮。」

「係囉，Grad Din都仲夠膽黎，我係佢就唔會黎啦。」

「咪係，平時都已經覺得佢係雞，佢今日仲要著到咁，係咪想搵客啊。」

「哈哈，搵客搵到黎學校，好柒囉。」

「Parttime Girlfriend喎，人唔笑狗都吠啦。」

「係得班男人性慾起先會理佢架咋，唔通佢唔知其他人都叫佢做臭雞？」

幾個身穿禮服的十七、八歲女子在店內高談闊論。她們在說誰？不用想也知道吧，她們在說的那個人。我鄙視那幾個女子，那幾個女子才是妓女吧。

店外有個人影，本來想走進來，聽到了那幾個女子的說話便離開了。

是她。

一定是她。

我本能的追了上去，不管一切都想要追上去。

我不知道我想跟她說甚麼，但是我依然想要追上去，想要望著她。

我追了出去，發覺她在和人說話，於是我躲了起來。

「Grad Din啦，畢業啦，真係好。」她在說話。

「係，之後我地唔會再見啦。」回話的是一個男生。

「你好唔想見到我咩？」

「都幾架，哈哈！」

「所以，做我男朋友好唔好？」

我躲在一角，看不到她的表情，究竟這一刻她是以那一種表情說出這一種話呢？

「唔好傻啦。」

「做我男朋友唔好咩，你想幾時咩~咩~都得喎。」

「你呀，潔身自愛啲啦，仲有食少啲煙啦。」

「思想真係守舊，係得你呢一個男人先唔想同我咩，係咪你性無能呀？」

「為你好咋。」

「所以呢，做我男朋友好唔好，你思想守舊姐，我地咪純潔啲囉，得閒出下街拍拖，得閒煲下電話粥，得閒.....點都好啦，做對普通既戀人，咁樣咪幾好囉。」

「笑話就講到呢到啦，你呀，唔好四圍同其他男人講呢啲野呀，其他人可能會信以為真架。」

短短幾秒間，對話停止了，他們沉默起來。

「哈哈，好啦好啦唔阻你啦，快啲去搵Jasmine啦！」她高聲笑說道。

「你.....」

「係你話既，畢業啦，之後唔會再有機會見到架啦，快啲去追你既Jasmine啦，加油呀，衰左我實恥笑你呀。」

「嗯，ByeBye。」

「Bye。」

「聽我講，唔好再做呢啲事啦。」
她沒有再說話。

男主角離開，與我碰個正著。是個普通可見的男生，沒有甚麼特點的一個男主角。

心裡總有點不舒服的感覺，這是為甚麼呢？

「咁你呢，偷聽完未？」她開口說道。

被發現了？

我死死地氣的站了出來，望著她。她在笑，笑著說：

「偷聽我講野，該當何罪？」

「Sorry.....」

「講笑咋！」

她挨在馬路的圍欄上望著我。

「你.....唔駛搵你既客人咩？」我開口問。

呀，我在問甚麼呢？居然問這些說話，我是傻了嗎？

「無，今晚我唔想.....」她收起了笑容，仰望天空。

天空漆黑一片，沒有半點星光。

「點解要做呢啲事？」我又問。

「好簡單姐，各式各樣既原因.....錢囉，就係錢囉，好簡單。」

她回答時沒有望昔我，繼續望向夜空。

錢，這是理所當然的答案。但是，她的回答只有「錢」一個字，根本不知道她的經歷，她為甚麼需要錢。她有各式各樣的原因要做這些事，可是我問不出來，望著她那失落的眼神，我已經沒有勇氣再追問下去。

「一係，我做你男朋友？」我又開口說出奇怪的說話了。

羞恥得想要死，不如一槍打死我，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很羞恥。

她停止了仰望，然後望著我，笑了。

「我收得好貴架啲。」

「唔係呢啲，係普通既男女朋友，好似你之前所講，得閒答下拖、得閒煲下電話粥，談一場普通既戀愛。」

甚麼叫談一場普通的戀愛，這麼大了還說這些字眼，難道我不覺得羞恥嗎？

「哈哈，呢個笑話幾好。」

「吓？」

她吸了一口氣，仰起了頭，用手碗遮蓋著眼睛說道：

「好似我咁樣既一個女人，就算貼錢都唔會有人要。」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 -

她嘴巴在笑。眼睛呢？在哭嗎？看不到，她的眼睛被遮蓋住了，看不了她此時此刻的神情，但我可以肯定，她根本笑不出來。

我想起了一個笑話，和千個男人睡過的女人卻比處女還要純潔。

但是，我無論做甚麼的事情也好，都救不了她，這就是現實，根本的救不了。

之後過了多久呢？忘記了，對話不了了之。我們分開後，我回到便利店。

「你個白癡知唔知自己做緊咩呀！」是Jasmine，穿著禮服的她在收銀處收錢。

「點會有癡線佬成間鋪唔理DOM左去衝出去唔知邊到架！好在我係到姐，唔係既話點收科呀！算你好彩，咁橋比我望到你衝出去，我先會黎收錢，如果唔係你等比店長省啦！算啦算啦，當我運濟啦，放心啦，我唔會同店長講架。唉，你知唔知，我頭先係附近Grad

Din，本來仲有下場去唱K，比你搞到咩都無啦，你要賠返比我呀.....你對眼好紅，喊緊？唔舒服？無野呀你，駛唔駛睇醫生？」

「Sorry，我無事。」

我這樣回答她，接回了便利店。

α7 - 17/7/2017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承接上一篇日記，我和Genie被困於後樓梯中，情況更是盡一步惡化。

我們遇到了Anderson，Anderson於我們眼前被喪屍圍咬，被感染了Anderson，已經完全的變成了喪屍。然後，我立刻抱著Genie逃往下一層的樓梯。

可幸的是，再下一層樓梯的喪屍沒有發現我們，Anderson的雙腿可能受了傷，只能用爬的追逐我們。我們仰視樓梯上方，望著Anderson在地上痛苦的蠕動，不禁有點心酸。

可是，已經沒有退路了，不能再往下跑，然後Anderson總會追得上我們的。我想起了Anderson的妻子，被感染成喪屍，Anderson一心想找解藥救回她，最後Anderson也被感染了，大團圓結局，可喜可賀。

我又在想，如果我也被感染了，變成和她一樣的人，那豈不是永遠能在一起？我和她中間有個間膜，和她是兩個世界的人，要是我走進了她的世界，那我們之間在一起就不再是笑話了？

現在不是想這些事情的時候，要想辦法求生。

我望著Genie，Genie只是抱著洋娃娃，低著頭沒有說話。望到父親被咬，她一定很難過吧。母親、父親先後都變成了喪屍，她一定絕望了，我要是她一定會自殺的。

「Genie.....」我輕輕的叫道她。

「做咩？爸爸？」Genie舉起頭，望著我，沒有淚水，還是普通的眼神。

我心寒了。不禁倒抽一口涼氣。

「爸爸？」她又繼續說。

對著我說「爸爸」。

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望著Anderson，他又繼續的爬向我們。

我想起來了，Anderson拜託了我救他的女兒。

沒有錯，一定要得救.....

我拿出了手槍。

Anderson交給我的手槍。

只要對著Anderson的腦袋扣下板機，我們就得救了。

不對，就算殺了Anderson，我們還是不可能逃得出去啊！

樓下全是喪屍，根本就逃不了。不可能逃的了。

我又想起了Anderson一句說話。

「唔緊要，有時候槍唔單止可以幫你殺人，仲可以令到你解脫。」

抱歉了，Anderson，我救不了你的女兒。

「爸爸？」Genie又望著我。

我雙手在擅抖，就算你叫我爸爸我也救不了你啊。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很沒用。

我果然是個人渣。

我拿起手槍 - -

「爸爸？」

對著Genie的腦袋扣下板機。

β7 - 28/5/2017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自那天起已經一個星期，我再沒有見過她了。

每天我都期盼著她會出現，可是希望卻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了。她是不再做嗎？這不是一件好事嗎？為甚麼我會有種失落感？

到頭來我發覺自己是一個自私的人。原來我不希望她不再做那些事情，只是她繼續自己的工作，我便有機會見到她了。和那個男主角相比，我真的十分之自私。

就當我是一個自私的人，我只不過想要再見到她，這樣有錯嗎？

為了打聽她的下落，我跑去問Jasmine，那個女人。

「我點會知。」她說。

「你同佢唔係同學？」

「所以呢？我點會知佢係邊？」

她一臉不耐煩的說。

跑去問那個女人的我還真是愚昧。一來她不會告訴我，二來她不喜歡我和她，三來總覺得這個問題很蠢。可是，我還是要去問，我想再一次見到她。

但是，即使我能再見到她，我又能說些甚麼呢？我無法再承接那天晚上的對話，我不知道我能對她說甚麼，不知道自己能為她做些甚麼。

「沉左船？」Jasmine一臉嘲諷我的道。
我瞪著她，沒有回答。

Jasmine也停止說些惱人的話，對話就此結束了。

我和Jasmine不過就只是這種關係，連朋友也談不上。

可是，我依然想去問Jasmine。去問關於她的事。

「你點會唔知.....」我還是問口繼續那個話題。

Jasmine一臉厭惡的樣子，然後問口說：

「你真係好噁心。」

被罵了。習慣了。沒所謂的。

「你仲要一臉無辜既樣，覺得所有人都好似虧欠左你咁。」她繼續說。

我繼續凝視著她。

「你同佢都幾似既，都係永遠唔聽其他人既說話，永遠覺得人地對唔住你，永遠唔肯去正視個問題。」

「你同佢一樣，都係自我中心。」Jasmine繼續說道。

「你先係自我中心！你識啲咩呀？」我忍耐不住，大聲的罵回她。

整間便利店頓時鴉雀無聲，所有的客人都在望著我們。

「我識啲咩？係你地淨係識扮受害者，講到自己有幾慘，又點又盛，成日都覺得其他人批鬥緊你地，無人會理解到自己既感受，咁樣仲唔係自我中心？」她反駁我。

我沒有回話，累了，不想再說了。

反正再繼續說下去也是徒然的，只是場沒有營養的吵架。

我和Jasmine根本不應該有半點交集，既然Jasmine不願幫我去找她，那麼沒有必要勉強自己再繼續和她說下去了。

反正，總有機會會見到她的。

α8 - 18/7/2017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又回到家了，空無一「人」的便利店。

整座便利店有點冷清，畢竟只有我和她兩個人，不過我很享受這種氛圍。

我不是故意的，我救不了她們。要不是我推Genie給喪屍吃，我也不會得救了。反正我沒有義務要去救Genie，而且我也救不了。所以，這是情有可願的，我沒有錯。

只是，我已經很累了。

不想再外出了。

外面的世界實在太可怕了，我只想留在便利店渡過我的餘生。和她一起，平平靜靜的生活，多麼寫意啊。

很抱歉，我找不到解藥。

但沒有解藥，我可能也鬆了一口氣。要是她變回了人，我還可以對她說甚麼呢？如果她是一個人，我可以說些甚麼？甚麼也說不了，只會好像那天一樣，甚麼都說不出來，只能望著她失望的痛哭。

然而，如果她是一隻喪屍，我就能靜靜的守在她的身邊了。她只會呆呆的望著我，饞嘴的她不時會想要吃掉我，十分可愛。儘管不是之前所說的平凡的拍拖、聊電話，但這也算是一場普通的戀愛，對吧？

可是，我已經很累了。

實在是不想動了，不想生存了。

留在這裡究竟有甚麼意思？

生存在這裡究竟有甚麼意思？

她只是隻喪屍啊，已經死了，我明明深知這一個現實卻一直沒有醒過來。

變成喪屍真好呢，不用去想這些煩人的事情了。和人不同，能夠無拘無束的順應著本能活著。

反正一切都是沒有意義，倒不如盡早解脫。

我拿著午餐肉，望著她笑。

「食飯啦。」

把午餐肉塞進她的嘴內。

正如我所料，她想要咬我。

而我卻沒有避開。

β8 - 29/5/2017~11/7/2017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她還是沒有出現。她究竟去了哪裡？是不再做那些事情嗎？

我想見到她。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日

她不會是出了事吧？一個星期有多了，已經一個星期多沒有見過她了。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依舊沒有出現。

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

她不在。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

她不在。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日

她不在。

二零一七年六月四日

.....

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

Jasmine罵我，沒有理她。

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

不在。

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

不在。

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

不在。

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今天重新開始寫日記。

我終於見到她了。

不過，她已經死了。

就這樣。

Ω - 19/7/2017

香港爆發喪屍病毒，幾乎所有既人都變晒做喪屍。我地完全無辦法收到外界既資訊，唔知其他地區係咪一樣都有喪屍。最少我地可以肯定，九成九既香港人都已經無得救。

我同佢可能係世界上僅存既人類，雖然我唔係幾鐘意佢。

「等埋，你行得咁快架！」佢同我講。

「係你行得慢姐啊叔，雖然話日頭係唔會有喪屍活動姐，但係你行咁慢因住比人食呀！」我回答佢。

「你著住校裙，點解都可以行得，咁快……」

「係你廢姐，阿叔。」

「水，仲有無水……」

「無啦，一早比你飲晒啦。」

我嘆左啖氣。似乎呢個阿叔只會拖累我，完全唔會咩作為。

其實我係咪應該丟低佢係到，自己一個生存呢？咁樣可能仲好添。話晒，我同佢只不過係我既客人，並唔係咩特別關係。

「話時話，你唔覺得喪屍好恐怖架咩？」佢開口問我。

「OK啦。」

「佢地會食人，你唔驚咩？點解一直以黎你都咁冷靜？」

「佢地本身咪又係人，佢地都係人黎姐。」

「佢地唔係人，係喪屍啊！已經死左啦！」

「喪屍咪又係人，喪屍同人類有咩唔同？」

「你係咪比佢地咬左我啊？」

「係啊！」

佢嚇左一跳。

「講笑姐，駛唔駛咁淆啊，肥斯大隻生人唔生膽。」我笑住講。

「喪屍同人類差咁遠，點會一樣啊！」

「你唔覺好似架咩，喪屍好似係夢遊緊既人？」

「……夢咩遊？」

「感染成為喪屍既人，會唔會發緊一場春秋大夢，然後咬人只係佢地夢遊既行為？」

「咁一定係發惡夢。」

「可能啦，不過可能都會發緊一啲好夢，例如夢到自己仲係一個人類，可以同心愛既人係埋一齊咁，你唔覺好浪漫架咩？」

「浪……漫？哈哈……」佢陪笑。

「唉，你呢啲中坑識條鐵咩？」

「無，我只係覺得，由你呢啲雞呢啲說話出黎，有少少突兀……好奇怪姐……」

「所以我唔可以有鐘意既人？」我睇住佢，然後唔再理佢。

「前面有間便利店！」佢好似個小學生咁興奮咁大叫。

然後，我同佢一齊行左入去。

「有喪屍啊！」佢又好似個小學生咁好驚咁大叫。

我望入便利店，一片狼藉。

有一條屍體躺左係地下。

有一隻喪屍圍住條屍體黎轉。

我呆左咁企係到。

「係你熟人？」死中坑問我。

「嗯。」我執起地上面既一本日記黎睇。

「條屍係我同學，叫Jasmine，係呢間便利店既店員。」

由2017年5月10日到2017年6月11日既日記，之後唔知因咩原因無再繼續寫落去，仲以為係記錄低喪屍潮時期既日記添，6月11日都未有喪屍。

「而個喪屍係Jasmine既同事，我唔識佢。」

然後，我開始閱讀日記既內容。